故無樂事　（濟）

報載曹錕語人、『予每日看見外來電報、不外索餉械或補充軍隊、并要官保人謾罵等電報、並無樂事』言下頗有懊惱的意思、

在今日的中國做大總統、本來還有什麼快樂的電報看嗎、你要是怕看這種不快樂的電報、誰叫你化了三百幾十萬銀子、買這個大總統做呢、自尋煩惱、說出來眞叫人好笑、

據我看來、索餉呀、索械呀、補充軍隊呀、要官呀、保人呀、謾罵呀、這種種電報、其實都是狠平常的事情、在你自己沒做總統的時候、差不多也天天打給人家、那裡管人家的懊惱、不懊惱呢、現在你自己做了總統、人家倒過來照樣的打給你、你就覺得不快樂了嗎、哈哈、這也算是天理循環、眼前的報應、

平心論之、現在這種電報、並沒有什麼特別可惱的地方、將來恐怕還有加上十倍百倍可惱的電報、打來給你瞧哩、自尋煩惱的曹老三呀、你就把眼睛揩揩清楚、等着瞧吧、

畢郎大婚記　（一個賀客）

申報瀅生、時報濤波、品報淞廬、大律師畢振達、小說名家畢倚虹先生、於陽歷元旦、在東亞酒樓與女小說家汪瑤瑤女士行結婚禮、頗極一時之盛、爰撰場中瑣屑、記之如下、

新娘汪瑤瑤、能作小說、曾有『冬閨之夜』小說一篇、刊佈于家庭雜誌、（澹按此篇文字之佳、明眼人自能辨之）大得倚虹仰慕、未幾、往返通信、遂成此一段良緣、有人說、汪紅蕉眞不愧月下老人、

新娘舉止大方、毫無羞人答答的態度、是日裝束甚美麗、紗覆綴帶、綴以鮮花、卓呆說、此種裝束、像女學校中演劇的仙女、

四點一刻、行結婚禮、卓呆爲贊禮員、破竹喉嚨、仍未復原、（上旬卓呆到蘇、爲紅蕉結婚贊禮、喉嚨竟至喊啞、）主婚人致頌辭後、更有來賓致頌辭、馬二先生把穆桂英征東楊宗保的故事、來作宣引、畢竟戲迷說話、三句不離本行、邵力子頌辭冗長、開口閉口、總說『倚虹以前家庭中的痛苦、和種種不幸的風波、』倚虹恐怕他把以前的一幕一幕、一齊和盤托出、未免太煞風景、急急以目示意、力子纔敷衍下台、張舍我對于新郎新娘的稱呼不一、有時稱新娘新郎、有時稱畢先生、汪先生、有時稱倚虹先生、瑤瑤女士、有時稱畢倚虹先生、汪瑤瑤先生、此係心慌意亂之故、可見上台說話、眞不容易、

鬧新房卓呆領袖、任矜蘋問卓呆打算有什麼舉動、卓呆笑說、我只能鬧新房、說到舉動、不是我的責任、我既不要『舉』、又不便『動』、聞者莫不大笑、

是日場中、有極奇異之事、而令全場注意者、即倚虹最近以八百老羊離婚之□樓、是日非但致送賀儀、而且還到塲觀禮、痛飲喜酒、是日穿棗紅華絲葛皮襖、披一絨圍巾、雜在女賓席中、態度優嫻雅、當新郎新娘舉行交拜時、□樓回憶前情、不禁悲從中來、竟掩面悲啼、不克自持、此事爲門角裏福爾摩斯趙苕狂、首先發覺後、觀客莫不注意、是時之新娘、方目倚虹而微笑、台下某客、覩斯慘狀、不禁微嘆曰、『但見新人笑、那聞舊人哭、』

女賓入席、倚虹一一自敬酒、敬至□樓、□樓自居外賓之列、當然讓避不遑、不知此時之倚虹、究作若何感想、

新娘酒量極宏、賀客鬧酒、舉海蘭芳爲總代表、丁慕琴、張舍我、嚴芙孫、任矜蘋、江紅蕉等爲分代表、輪向新娘勸酒、新娘毫無難色、一飲而盡、全塲鼓掌如雷、

七時一刻、梅蘭芳到塲、衆賓畢移視線、東亞諸旅客、都蜂擁來觀、尤以女客爲衆、

賀客中的面孔及服飾最漂亮而能引起全塲觀線者、要算杭州新到的畫家胡亞光、梅蘭芳來時、嚴芙孫對徐卓呆說、梅蘭芳近看、不過如是、卓呆說、照我看來、還是胡亞光比梅蘭芳漂亮得多、芙孫笑道、那麼從今天起、我們倆就捧捧胡亞光罷、

鐘鳴八下、來賓紛紛告退、新郎新娘、就可讚他們『冬閨之夜』的生活了、

我走出東亞旅館、聽見有一個賀客說、今天我這四塊大洋、眞眞合算、第一、旣有得看新新娘、第二、又得看舊新娘、第三、又有得看胡亞光、第四、又有得看梅蘭芳、一塊錢一看、這種便宜貨、眞眞難得遇着、我但願明年此日、畢倚虹再做新郎、那末以上盛況、我又可一飽眼福了、

再贈綠牡丹　（調寄多麗）

（一琴一鶴館主自北京寄）

正華年○又兼綺貌翩翩○似沈香亭邊○翠羽明璫○眞個嬋娟○靚裝成芙蓉兩頰○舞衫換○楊柳三眠○嫋小玲瓏○迷離撲朔○人間天上看神仙○自前度林逋歸去○梅訊冷江烟○偏擁着鼠姑旖旎○鳳子蹁躚○

趁燕臺歌聲未歇○且容騷客流連○賞花時金樽綠酒○動人處檀板朱絃○色吐緋紅○香霏歐碧○長安市上得春先○有幾疊新詞待譜○喚醒李靑蓮○分明是瑤臺月下○羣玉山前○

鼠年鼠話　（天鼠）

老鼠做親、畢倚虹結婚也、

老鼠躲在書箱裏、近來銀根奇緊、商家不能向莊家拖錢、只好『吃本了』、

老鼠偸油、中國的事、上自政治家、下至乞丐、無一不講揩油、

老鼠數銅鈿、金融恐慌也、

老鼠屎豁不煞人、笑罵由他笑罵、而皮我自厚之也、

水老鼠、閘北水電廠的人們也、

會捉老鼠猫弗叫、姨太太槍花、不及女學生也、

跳老鼠、最流行的跳舞也、

發洋財　（聽潮生）

『以鳥鳴春、以蟲鳴秋、』這句話說鳥非春不能鳴、蟲非秋也不能鳴、可見凡百事情、總要得時、否則雖要一鳴、恐也鳴不起來呢、回顧我國、現在最得時的、惟有一個『洋』字、即號稱萬能的孔方兄、尙不免隸入洋籍、稱爲洋錢、別的不講、單就出版界而言、自鬧學潮後、也大洋特洋、連問句話都要拿隻耳朵來聽、？歎口氣也要落下兩點眼淚！呢、不獨新出的書、要穿上一套洋裝、即坊間舊有的幾部老小說、什麼水滸、聊齋誌異、紅樓夢、三國志、蕩寇志師稱、他們都硬要拿來改裝、變爲一位簇新的西裝客呢、說也奇怪、這許多小說一經標點、便身價十倍、從前紙值四五角錢的、現在都要兩三塊了、這眞要[illegible]哭煞曹雪芹、恨煞施耐庵、[illegible]仔細一想、並不是從前[illegible]小說、結構的沒艸、文筆的鬆懈、也不是新式標點、在形式上有什麼美觀、在文字上有什麼闡發、更不是古人拙于今人、今人巧于古人、總不過得時能了、哈哈、流光容易、時乎不再、恭祝諸君、大發洋財、

李百歲復活　（五柳先生）

李百歲是舊劇界中唯一丑角、這是諸位知道的、他的能耐、比現在報界著名丑角張某還要來得引動人、可惜年前在舞臺上、用勁過了頭、引起閻羅王的注意、就差人請百歲去唱堂會、不等戲完、百歲就在舞臺上一命嗚呼、現在事隔有年、不想他居然循着人們的請求、竟自復活、昨日（五日）的中新兩報、共舞臺戲目欄內、不是明明排着李百歲演白水灘麼、有人說、這是李寶龍之誤、李百歲那裏有做靑面虎的資格呢、我說不然、報界丑角、旣能一人而兼生旦淨丑……等等、李百歲自然也就多才多藝起來了、不過除了中新二報之外、另外都排着李寶龍、難道中新二報的手民、也染了梅毒不成、這是很奇怪的了、

集錦小說　江南大俠　（十九）　（瞻廬）

江南大俠仰天大笑、只是不答、英士莫名其妙、忙問因何好笑、江南大俠道、我笑你膽小如鼷、怎能幹得大事、這幾個賊黨、甚在我的眼裏、只要略施手段、管教一網打盡、半個都不能脫逃、別說不消報告警署、便是你們也都不必同去、你們只在這棵大楊樹下候着、我和你們立個限、現在呢、斜陽半樹、飛鴉還沒有歸巢、大約飛鴉歸巢的時候、這一羣紅蝙蝠、定可以入我網羅、那麼我把一干人犯交給你們、我的責任也盡了、你們只看樹上的斜陽、移到最高的枝梢、大家便可以高唱着凱歌了、現在的斜陽、離着枝梢、不是還有四五尺光景麼、他說到這裏、衆人不知不覺、都昂着頭去瞧樹上的斜陽、說時遲、那時快、盼得一眨眼、早不見了江南大俠、衆人把舌頭伸了伸、好不驚異、果然駐足在大楊樹下、不敢移動、英士因方才怱促之間、不曾詢得大俠的眞名確姓、忙問南苕狂生、這大俠畢竟姓甚名誰、南苕狂生道、游俠傳中的上等人物、大都不肯把眞姓名告人、即如我雖算不得上等大俠客、然而我的姓名、識者已稀、何况江南大俠呢、他的眞姓確名、除我以外、更沒第二人知曉、只爲他素性沖澹、隱居疏食、不與世相聞、大有從前方山子氣象、他的姓名、我當然代守秘密、（以下請濟廬結束）

體虛白濁丸

身體虛弱之人、房慾過度、腎關不固、初起點滴、久則旺流、若不早治、年久不止、病因體虛精傷、故有淋濁之患、每日所流白濁、即人之精血、夜時流出名曰遺精、日中流出名曰白濁、此皆不出乎腎虧之範圍、本醫生因鑒於斯、研究經驗極妥之方、名曰體虛白濁丸、以止白濁、並服滋陰固腎丸、包愈斷根、永不復發、每盒一元、雙料二元、每料六盒五元、無論十年八年之老白濁、服之痊癒斷根。如患花柳白濁、另服立愈白濁丸、珠黃化毒丸、價目仝上。外埠函購、郵寄妥速、寄費加一。上海三馬路大舞臺東首德和製藥公司程鳳生醫生秘製

心聲　第二十一期出版了

寒雲　純根　林屋　豁公　編輯

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

諸君愛戴羅克眼鏡請至遠東眼鏡公司

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

電話中央七四六四

騙看客與尋開心　（醉痴生）

閱某小報載評劇家某君論梅蘭芳一篇、洋洋數百言、措詞多吹毛求疵、姑不一一具論、其評別姬也、謂『梅於此處必加舞劍一段、夫歌舞均屬賞心樂事、當時霸王受困垓下、處四面楚歌之中、與虞姬生離死別、即不兒女情長、亦當英雄氣短、豈復尙有閒情逸致、舞劍爲樂、然梅爲騙看客、不妨加以大舞寶劍』云云、按項王以一世之雄、虞姬以絕世之姿、一旦兵困垓下、山窮水盡、正所謂兒女情長、英雄氣短、於是慷慨悲歌、拔劍起舞、一吐其胸中抑鬱不平之氣、的爲當年應有情景、矧項王與姬在帳下飲酒互歌、正史所載、至舞劍史雖未見、然虞姬當時既以身殉、則自刎之先、舞劍以伸其幽怨、亦屬情理之事、乃一則曰賞心樂事、再則曰閒情逸致、其見解之錯誤、一至於此、豈非可笑、余非評劇家、亦非捧梅者、特以其信口雌黃、妄入人罪、（指騙看客）故不忍嘿然而息、略舉其情而闢之、或曰、某報爲騙看客計、特好爲標奇立異、創此邪說以惑人、彼知識幼稚、喜看某報者見之、必走相告曰、此鼎鼎大名某評劇家之言也、烏得有誤、故非梅蘭芳之騙看客、實某報之自騙看客也、或又曰、隣有某童、一日隨父往觀別姬、霸王和虞姬、到了大難臨頭的時候、怎麼還要唱歌舞劍、尋開心、父一笑答之、今某評劇家之眼光、正與此童子同、故非與梅蘭芳尋開心、實與霸王虞姬尋開心也、斯二說也、均具至理、因並存之、

作者又曰、今日一般捧梅者、旣無理取鬧、擯梅者、亦太形肉麻、平心而論、梅能傾倒一時、設非有勝人處、曷克臻此、名非可倖致、藝自有眞觀、彼信口謗議者、其亦可以已夫、

烏託大學男女同校寫眞　（健碧斑紅館）

□渾號

古今中外、凡有團體、多有渾號、梁山泊一百單八好漢、男女皆有渾號、烏託學生豈得或無、

普通渾號、　小先生、密司之稱、大先生、密細司之稱、實先生、則或因來歷不明、或因傳聞有誤、又男生稱女生、或年紀略大、或姿色稍遜、輒睥睨而指之曰、此老太婆也、女生稱男生、或面孔粗黑、或身體稍長、輒反唇而私語曰、彼老頭子也、男生每嫌其坐於前排者多老太婆、女生多嫌其坐於後排者多老頭子、其實老頭子老太婆皆未必老也、豈有七十歲老婆婆八十歲老公公來上學者、則其輿殊不淺矣、

特別渾號、　有身長玉立之姝、稱曰一丈靑、有凹面撓嘴之女、呼曰猪八戒、俞女士四季穿紅、名曰紅孩兒、張女士渾身雪白、號爲白娘娘、黑牡丹、雖黑而俏、小靑靑、嬌小而靑、粉艷親王、乃吳氏妹妹之尊稱、因爲時刻不停搨粉紙、□□親王、乃李氏姐姐之雅號、原來日夜必搽雪花膏、琴言親王、芳名有一琴字、武贊親王、舉動多帶武腔、大頭女士、襲其尊人之名、小脚娘娘、由於纖勾而嘆、雙妹嘜、蔣氏兩姊妹之綽號、三星牌、鄭家三星宿之混名、舒間進曰小妹妹、天眞爛漫故也、毛不存曰姨太太、靑春風騷而已、以上男生稱女生之渾名也、密司淺、密司蔡、形影不離、私稱哥哥弟弟、小姊妹因號爲南洋兄弟公司、密司胡、密司陳、姿容端麗、常念南無阿彌、同學中並呼謂南海觀音菩薩、還有四金剛、乃四位身長體重之流、十姊妹、乃十位剃頭換頸之姿、此皆女生稱女生之渾號也、男生中亦有四金剛、身體還要長大、男生中亦有兄弟牌、面孔着實漂亮、此男生稱男生之渾號也、至於女生在途、知後有男生、不卽不離、亦步亦趨、及同校中、驚魂甫定、輒私告其同學曰、今日有隻癩蝦蟆、則其自比於天鵝也可知、或學監查信、見中有情書、四六、□楷、肉麻有趣、及傳到女生、魂不附體、輒恨聲對學監曰、那裏認得這隻猪頭、□、則其假撇淸也可知、此女生稱男生之渾號也、

護靈金身

士誠

生春雲樓雜錄　（大可）

高子勉國香詩序云、國香荊渚田氏侍兒名也、黃太史自南溪召爲吏部副使、留荊州、乞守當塗、待報所居、卽此女子鄰也、太史偶見之、以爲幽閑姝美、目所未覩、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、因賦此詩以寓意、後數年、太史卒於嶺表、當時賓客□散、此女旣生二子矣、會荊南歲荒、其夫鬻之田氏家、田氏一日邀士□酒出之、掩抑困悴、無復故態、閒語當時事、相與感歎、予請田氏名曰國香、以成太史之志云云、山谷一生、少爲孝子、壯爲端士、晚爲直臣、而亦有此閒情之賦、宋廣平胡澹庵固不足奇也、

竹夫人名靑奴、見山谷詩、湯婆子名鐵婆、見山谷詩注、

渾家郎罷、山谷詩中、並雜用之、所謂渾家兒女笑山公、及莫嫌郎罷三年話是也、然渾家本於史虛白、郎罷本於顧況、

張文潛體肥、山谷詩云、雖肥如瓠壺、胸中殆不麤、又云六月火雲蒸肉山、又云形模彌勒一布袋、皆文潛體肥之證也、

便宜了女學生　（憐蘋）

自從閩浙蘇三省風潮發生以來、社會大起恐慌、紳士呼籲呀！、團體打電報呀！、鬧得不亦樂乎、事體雖然沒有實行、我們小百姓卻受影響不淺了、前幾天風聲緊的時候、蘇州杭州的人民、都已紛紛携眷到上海來躲禍了、最可憐的、是杭州女子中學、教長聽得謠言載道、弄得風聲鶴淚、草木皆兵、恐怕一般神聖不可侵的女學生、被丘八爺蹂躪、所以出一個命令、學生放年假、在先生一方面、可以早些歸里、在女學生一方面、省得在嚴寒天氣、考試功課了、先生學生彼此都可借題發揮、我看先生早些歸里、聚聚家庭之樂、陪陪老妻能了、講到女學生、却大可以利用這個長年假去、看看電影、逛逛遊戲場、還有……紳士呀、團體呀、你們奔走呼號、卻便宜了女學生、

責靑光裏的屁先生　（南京路商界一份子）

一月四日的靑光上、登着一位P先生的大作、題目叫做『什麼陽曆元旦』、他說、…南京路一帶、都貼着一張紙、上面印着陽曆元旦休息一天八個字、……分明是個中華民國十三年的元旦、只消用元旦休息一天好了、……商家對於採用陽歷沒有誠意、可以明白一般人對於陽歷的心理、」吾說P先生呀、你的話錯了、你不曉得商家的肚裏、原來沒甚高明嗎、寫錯幾個字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、至於陽歷陰歷的沿用、到處皆然、又何嘗只有商家如此呢、你不看自命改良社會宣傳文化的報紙、不是也還天天刊着陰歷的年月日嗎、你不去責備報館裡的老板和主筆先生、單來挑我們商家的眼、難道說我們商家就好欺些嗎、眞豈有此理、

社會小說　奈何天　（二十八）　（吳門程瞻廬）

第三回　紅薔薇羞上老人頭　靑靄廬來訪嬌娃面

寶英道、你到范姪來找那一個、（原來寶英姓范、卻從門外人口中點出、章法別致）門外少年道、請開了門講話、寶英沒法、呀的把門開放了、才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學校靑年、瘦長的面部、架了一副羅克眼鏡、雙目炯炯、只在玻璃裏面打轉、把寶英看一個飽、寶英道、咦、你來找誰呢、那少年才慢慢的問道、琪生兄可在府上、嘴裏這般說、兩道眼光、只在寶英的面上注射、寶英道、不在家、你找他做甚、那少年卻看得呆了、只不做聲、寶英又是好笑、又是惱怒、卻聽得他媽媽從裏面出來、也問着來人是誰、寶英借此卸身、便道、我不認識是誰、媽媽自去問他、說罷、便向裏走、暗自懊悔、早知是這麼一個人、我便不高興去開門、停了一會子、他媽媽也進來了、笑說、這個人倒也詫異、他來找琪生、又不說出爲着甚麼事、向他要名片、他說沒帶來、問他姓名、他又不肯說、只說停一會再來、寶英道、看他模樣兒、像是個學生、可是哥哥的同學裏面、卻沒見有這人來過、他媽媽道、待你哥哥回來、我問他一聲、便知道這人是誰、原來這人雖沒有給我名片、可是耳朵後面有大大的一塊靑記、卻是天然的名片、我只問你哥哥、這耳朵後面有靑記的是誰、……說到這兒、鈴繩上的銅鈴、又響個不住、寶英詫異道、敢是這個人又來了、我不去開門、王媽去、他媽媽使喚着王媽去開門、王媽恰才煮魚完畢、便答應着去開門、去不多時、卻嚷將進來道、姑太太來了、慌得母女倆都到外面去迎接、那時姑太太已進了門、是個三十左右的寡婦、打扮得很是樸素、這人是誰、便是魏老先生的寡媳范氏、